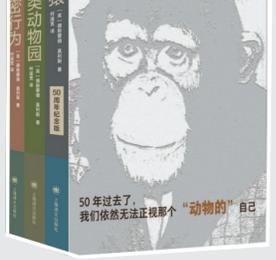


# 人与猿猴的距离，比我们想象的更近

林 颖



▲简·古道尔在贡贝森林中



《点燃希望》  
《裸猿》三部曲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每个个体都很重要。每个个体都有其作用。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之处。  
——简·古道尔

很少有人能像简·古道尔那样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事业，首先先河，带动一个领域的全面推进。我们可以结合回忆录和纪录片、新闻报道，以及《大地的窗口》和《黑猩猩在一起》等书籍，了解贡贝森林的黑猩猩们的生活习性。经过长期审慎观察，简得到了许多惊人发现，改变了科学界和大众对黑猩猩的刻板印象。

## 黑猩猩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

第一次为报纸撰写评论时，简被退稿了，主编要求将文中每个“他”(he)和“她”(she)改为“它”(it)，每个关系代名词“谁”(who)改为“哪一个”(which)。简拒绝了。

艾弗雷德·汉弗莱、菲甘·菲比、菲洛·克里斯、派逊、波·吉吉……简给栖居地的每只黑猩猩起名，而不是采取当时通用的给实验对象编号的做法。后来，动物学界的科学家们纷纷学习简，为他们的黑猩猩命名，把他们视为朋友，所有的作品都洋溢着温情。

简带给世界的，除了对黑猩猩的更多了解，还有博爱的胸怀。简没有受过学院式科研训练，凭借着热爱和直觉，以勇敢和恒久的忍耐，进入自然荒野。简的黑猩猩故事仿若人间百态的复杂剧情。年老的迈克屈辱地丢了统治权，菲甘崛起成为新首领，季儿卡因为无力保护婴儿而绝望，普洛夫斯却不舍得离开母亲，吉吉神秘的性魅力和独立姿态，孤儿黑猩猩梅尔顽强不息的艰难生存，还有黑猩猩之间不时爆发的斗殴和战争，等等。动物行为学主张观察，要尽量不干预动物的活动。简克制自己的感情，目送生命的消逝。简的爱意发自内心的。

黑猩猩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的生活以小群体为中心，群体成员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相互陪伴。灵长类动物的社交频繁且耗时，它们花大量的时间与特定对象相互梳理。简记录了黑猩猩们亲密地在一起相互梳理的许多情形。英国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在《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里也谈到，社会性梳理是一种友好的互助系统。猴子清理皮毛、吃皮屑和寄生虫的动作逐渐发展成一种特殊的啜吻仪式，发出友好接触的邀请，就像我们人类的微笑。

莫里斯深入研究了原始人类体毛脱落的演化原理，逐一分析幼态持续机制、卫生需求、水域行动加快速度、狩猎奔跑时散热更快等多项可能，这些综合需求

隐藏了人类演化的复杂路径。人类努力调整了自己适应环境的各种生理构造，强化新的遗传基因变异，代代传递。

德斯蒙德·莫里斯对“亲密关系”很感兴趣，关注性、亲子、交友等问题，他就“探索和游戏”所展开的论述，与简的观察结果很相似，他们都认为，如果婴幼儿时期缺失了早期的安全阶段，会带来成年后长久的焦虑感。莫里斯说：“一切亲密关系都是母婴关系的延续。”简观察记录了黑猩猩的性生活和求偶表现，而莫里斯更加侧重分析和思考。跨肩、嘴巴、肚脐、臀部、腿部、腹部、腰部、乳房、肌肤、肩头、颌骨、面颊、眼睛、眉毛、面孔、头发，这些部位的演化形成了现代人类的体态和外貌，这些部位千差万别的组合方式构成了每一个独特的个体，莫里斯认为，归根到底，人类的这些演化以及后天的化妆、整容、健身等行为，与猿猴一样都出于求偶的本能。

如果说以上是一些常规的观察和理论反应，那么，简·古道尔的另外一些发现就足以引起震动，在她的基础上或者启发下展开的研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惊人的。

## 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

很久以来，人们坚持认为，“制造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简证明了黑猩猩能够对探针状的树枝进行精加工，然后使用这种工具将白蚁从蚁穴中钓出来。这个行为还说明了黑猩猩有推理与如何计划即将做的事情的思考能力。简的这一发现动摇了人类自以为的边界感，人与猿猴的距离，比我们想象的更近。

简认为黑猩猩有学习语言的能力。英国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的《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正是从梳毛切入阐述灵长类动物的语言发展和社交本能的著作。邓巴认为，猴子和猩猩的梳毛行为与人类的闲聊漫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亲密或社交的需求，人类的语言就是在最本能的这类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语言的复杂程度促使我们的大脑更加精密化，语言也促使人类的社交性更加发达，最终形成了我们人类特有的文化。

1970年代，美国的加德纳夫妇构思了“华秀计划”，教会了小收养的小雌黑猩猩华秀使用手语，华秀不仅学会了单个的手势，而且触类旁通，将语词拼凑成了有意义的句子。简·古道尔在《大地的窗口》一书里，特别介绍这项计划的成果，指出此事意味着黑猩猩有精通人类语言的能力，有归纳、抽象和组织概念的心智能力，能主动了解并使用抽象的记号。

关系，黑猩猩会灵活机动地调整敌友状态。政治作为人类世界的高级现象，在黑猩猩的群体生活中能找到各种胚胎。简讲述了“连环杀手”派逊与波肆意掠取黑猩猩幼崽为食的残酷行径，指出人类不是唯一具有族内残杀倾向的灵长类动物。这让公众深感不安：难道暴力是烙印在基因里的天性吗？简还讲述了菲甘夺权的故事：菲甘在兄弟菲奔的帮助下打败艾弗雷德成为首领，菲奔得以分享包括食物、性等在内的特权，后来菲甘被自动崇拜他、模仿他的戈布林所取代。以美国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的话来说：“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

德瓦尔撰写的《黑猩猩的政治》风行一时，是美国国会议员的必读书。德瓦尔把阿纳姆黑猩猩群落首领阶层的变化情况作为研究课题。鲁伊特明智地把两只雄黑猩猩中的其中一只转化为自己的盟友从而驱逐了另一只。这与贡贝森林菲

# 他在后花园的折腾改变了人类历史

叶 克 飞

在出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物种起源》之后，达尔文的下一部著作居然是一本关于兰花授粉现象的小册子。此书原本不在达尔文的计划中，之所以得以面世，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回避《物种起源》引发的舆论漩涡。更重要的是，同行对达尔文的抨击，主要是基于其理论“缺乏任何有效理论应该具有的预测能力和指导实验的能力”，所以《物种起源》不过是对天马行空的猜测的一种放纵。也正因此，达尔文在兰花研究中设计了非常严格的实验。

兰花在当时的欧洲是绝对宠儿，它的异域风情和复杂的花朵结构不仅仅让园艺家无法抗拒，更是大众热门话题。而对于达尔文来说，兰花有独特的科学意义，尤其是它的授粉过程。他在书中写到了兰花的形态和异花授粉，为自然选择理论在科学界得到广泛接受提供了严格的实验数据，也为植物生殖生物学这一新兴领域奠定了基础。

但也有人不喜欢兰花，比如艺术家约翰·罗斯金。他认为兰花太过“笨拙不驯”，而对于兰花乃至达尔文的调查，罗斯金则宣称“有了这种淫秽的过程和幻影，这位文雅而快乐的花朵研究者也没什么可做的了”。很显然，罗斯金反对现代性，科学研究

甘的做法几乎一样。德瓦尔注意到雌性们是如何帮助她们所选择的雄性登上首领宝座的，他强调了在黑猩猩的等级秩序中，对于第三方的依赖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还分析了性别差异，利用式的结盟以及与之并存的机会主义在雄性的政治活动中清晰可见；而雌性与孩子们则通常表现为具有同情倾向的干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帮助亲属和好友，是对群体中的事件的自然反应，而非追逐统治地位的手段。

德瓦尔的《猿形毕露》继续“从猩猩看人类的权力、暴力、爱与性”。德瓦尔展现了黑猩猩二对一政治运作的元素，包括结盟的必要性，以及黑猩猩首领们过于自傲所遭到的下场。德瓦尔说，权力是雌性黑猩猩的主要动力，也是它们最着迷的对象，为此陷入无休止的争斗。

## 走向猿猴和我们人类自己

科学家们的这些黑猩猩观察似乎强化了人性的负面感觉，难道我们人类天生就带有自私的基因吗？难道我们真的就是德斯蒙德·莫里斯讥讽的“裸猿”，或者贾雷德·戴蒙德比喻的“第三种黑猩猩”吗？毕竟，人类的基因组与黑猩猩的差异不过1.6%。

简·古道尔说，对黑猩猩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说出他们与我们的相同之处，以及我们之间最大不同的方式。毋庸讳言，并非只有我们才具有人格个性、推理能力、爱他主义、喜怒哀乐的情感，也并非只有我们才能够体验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所以，我们应当心有敬畏，要有信仰，要善良，把同理心当作身而为人的一个根本。

德斯蒙德·莫里斯强调了“早期印记”的重要性，完全隔绝状态下喂养的猴子，如果既看不见同类，又看不见其他动物，甚至看不见人，它们在后来的生活中就会完全不能适应任何形式的社会接触。打上错误烙印的动物世界是奇怪而可怕的地方。每一种动物演化的进程都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人类也不例外。莫里斯尖锐地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动物园”里，人类也像被圈养的拥挤的猴群，因为过度压榨而焦虑、不安、狂躁、互相厮杀。

简·古道尔在《点燃希望》里为“动物解放”发声。她强烈地反对集约化养殖和不人道的医学实验带给动物的痛苦。简推崇澳大利亚生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的理念。辛格认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动物遭受的痛苦，起码应得到相同的关切，要尽量改善动物的生存条件，减轻它们的痛苦。人类对动物的压迫是物种歧视，漠视动物的来往也会漠视人类族群里那些不幸的个体。

现在我们还有希望，简举了四条理由：人类的大脑、大自然的复原力、全世界年轻人身上所具备或者能唤起的精力和热情、不可战胜的人的精神。这些理由需要化作实践。简·古道尔就是一个永远热情的年轻人，一个不可战胜的大写的人，因为有简·古道尔和与她类似的这些人的存在，有这些明亮的持续的接力，人类希望的火种得以恒久燃烧。

刘震云的最新长篇小说《一日三秋》于2021年7月面世，此时距2009年3月《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已经有12年。在这12年间，刘震云有两部长篇与读者见面，分别是《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虽然这两部销量也不错，且有影视转化方面的成绩，但对于真正喜欢刘震云的读者与评论家来说，“潘金莲”也好，“儿女们”也好，可以忽略不计。

一位作家在创作旺盛期出版的两本小说不被重视，这肯定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刘震云未必知道，或者说，他知道了未必承认。在公开场合，他依然坚持“潘金莲”和“儿女们”都好，那是因为，在写这两部作品的十来年中，他踏上了电影与网络文化的“列车”，享受着“头等座”，下不来了。刘震云不能否定自己的作品，但同时，他也没有自夸自己的新作。在有关《一日三秋》的访谈中，他用平和甚至有些平淡的语言介绍着自己的新作品，极有可能让大量对他抱有观望心态的读者，错过这部令人一唱三叹的佳作。

《一日三秋》的出版，意味着刘震云亲手“抹煞”了被自己浪费掉或者说被影视与网络热潮影响的12年，回归到了自己最激动也最宁静、最喜悦也最悲痛的写作状态中去。《一日三秋》与《一句顶一万句》接上了。有人认为《一日三秋》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姐妹篇”，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新作与前作一样，写的都是“一个人连着另外一个人，一件事连着另外一件事”的故事。也有人觉得《一日三秋》写得不如《一句顶一万句》好，这么说也成立，但《一日三秋》放在今年看，是一顶一的好，是不得不看、不容错过的好。今年的好，与12年前的好，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但能有人在当下还如此写小说，总是让人欣慰。

“现实主义魔幻主义”这顶帽子，不知道是谁给《一日三秋》戴上的，因为有了花儿娘、《白蛇传》、可以附身于照片的女子樱桃，小说就“魔幻”了？这恐怕是对“现实主义魔幻主义”的一个误解。比起这个“主义”的帽子，刘震云更接近于使用了一种技法，或者说动用了一种“工具”，给那些他不便直接讲述的道理，套上了一层无可挑剔的安全“外衣”。对作品进行一些技术处理，对于他这样的作家来说，太轻车熟路了，乃至于很容易会“欺骗”到一些读者，被“主义”的帽子唬住。

刘震云想在《一日三秋》中写一些悲凉的情绪，写一种汗出如浆的不安，写一份冰凉入骨的恐惧……这也是《一日三秋》区别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方，《一句顶一万句》写了啥？现在想来，不过只是写了孤独，那份孤独固然旷远深邃，但比起《一日三秋》里多层次的表达，还是显得要简单一点。这12年来，刘震云更老练了。这12年来，刘震云也



《一日三秋》刘震云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 看见刘震云的老练与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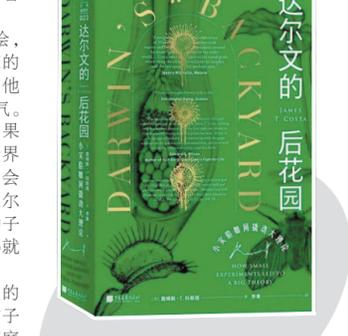
——读长篇小说《一日三秋》  
■ 韩浩月

更悲伤了。就像他在书里反复写到的《白蛇传》台词那样，“奈何，奈何”“咋办，咋办”。这样的感叹，拉近了时间，压缩了空间。从结构上看，《一日三秋》容易让人想到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山河故人》用三段式、跨越26年的手法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而《一日三秋》主要篇幅虽然也集中于三代人身上，但时间跨度却长达3000年。按此时间跨度算，陈长杰、李延生、樱桃、陈明亮等人均不是主角，那位在3000年时间里不断出入天津人梦境当中的花二娘才是主角，花二娘等不离心上人化身“望郎山”，却不知心上来人曾来找过她却与她错过，她的怨愤成了一份遗产、一种诅咒，让多少被她支配的天津人，在现实生活里，也活出了诸多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千转百回。

在自序中，刘震云写到这本书的缘起，谈到六叔的一生以及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的画，随着六叔的去世，他的画作也随之被付之一炬，但多少年来依稀记忆在脑海里的画面，使得他有了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一日三秋》的现实出发点由此展开，先后进入戏剧、传说、历史与想象的画廊，继而又跌落到现实的土壤之上，这一过程体现了作家对亲人、故土既远又近的站位，融合了曾经激烈如今无比平静的心态，使得这本书超越了故乡写作的限制，多了一番额外的思考与审视。

放弃了对影视化的惦念，《一日三秋》让那个熟悉的刘震云又重新回到了读者的视野当中，新作有重复，但突破的地方更值得关注与欣赏，我私下里有一个判断好小说的标准，就是看完一部小说之后，是否会乏力无力瘫倒在沙发里，那是因为，书里的人物真正牵扯到了读者的思想与情感。我读完《一日三秋》之后，心潮起伏，久久无语，这是一部好小说应该带来的冲击力。

人类进化、攀缘植物、动物行为、食虫植物、花朵结构和蚯蚓等。这些研究与花园有关，也因此有了难得的烟火气。最重要的是，它们告诉人们：任何人都能成为达尔文那样的实验者，学习如何更为仔细地观察自然界。



《达尔文的后花园》[美]詹姆斯·T·科斯塔塔著 李果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物学家詹姆斯·T·科斯塔塔所撰写的《达尔文的后花园》一书，便将视角放置于达尔文生活的40年的故居。这栋房子的花园和温室、周遭的草坪和林地乃至地窖和走廊，都是达尔文的田野观测站。他在其中进行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实验来验证其标志性的进化理论，且并未借助专门的设备。通过这些实验结果，他探索了自然规律，也为《物种起源》和其他分水岭著作的革命性论断提供了依据。

这个角度摆脱了跌宕人生的描绘，也少了理论的枯燥，而是将一个“居家”的达尔文“呈现于人前，辅陈他的实验、他的亲友、他的‘战友’，乃至他的烟火气。正如大卫·P·巴拉什教授的评价：“如果你认为进化论‘只是理论’而在现实世界中缺乏坚实的证据支撑——阅读本书会让你认清现实。如果你从来不懂得达尔文曾与蠕虫喃喃低语，以及他作为种子魔法师、蜜蜂助手等其他多重身份，那就阅读本书并享受这种邂逅吧。”

达尔文不同于那些埋头于实验室的科学家，他的家就是实验室，妻子与孩子就是他的助手，他甚至可以将管家、家庭教师和远房亲戚都拉入自己的田野研究队伍中。在《物种起源》之后，达尔文出版了约十部著作，主题除了兰花，还涉及驯化、